



伞如莲花朵朵开

● 夏元祥

以遮风挡雨的家。一段回家的旅程，便有了安谧和方向。唯独这个女孩，扎着高高的马尾辫，一甩一甩。她挺直了腰杆，直视前方，全然没有半点犹疑，向着雨的深处径自走着。是留守的孩子只能独自回家么？看着大家都钻进了自己的父母怀里，她扔下脆梆梆的一句话，我一人也能回家。这可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孩子，肯定能淋着风雨独自长大。

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来接孙子，他掀开伞，左顾右盼，掩饰不住的焦急，雨水打湿了半边身子，也全然不顾。迟归的孩子，你是否知道有个在等待你回家的人？突然，他眼前一亮，大宝，我在这里。老人张开怀抱，搂住从远处冲来的孙儿，把他收进伞中。

想起那些朴素的日子，背着黄帆布包去五里地外的村小上学，一场暴雨在放学的路上骤然而至，我和小伙伴们趟着泥路一路摸爬滚打，早已变成了“泥猴子”，可谁也没有指望有把伞挡雨避风，在全家几乎只有一把油纸伞的年代，伞是不轻易用的，要留给最需要的人。狂风暴雨劈头盖脸，让我们品尝无助的滋味。隐约中，雨幕深处，那把熟悉的打着补丁的油纸伞正缓缓移动，竟是年迈的祖母步履蹒跚，顿时热泪盈眶，扑入怀抱。那一幕定格成刻骨铭心的记忆……

眼前，这些欢快的孩子们，面对川流不息的“送伞族”，他们可曾泛起一缕心波、一丝感念？雨中的花伞开始跳动，流转，像飘零的花瓣，四散飞逸。每一柄伞下都有一粒莲花般的心，孕育着亲情，包裹着浓浓的爱意，沐雨清莲，自在绽放。

借我伞一朵，雨中如莲开。秋雨，藏着难懂的心思，徘徊缠绵，不期而至。县城初中，依偎在小城的怀里，宁静祥和。近了，下晚自习的点。秋雨也要来接谁么？悄无声息，漫天漫地的，那细腻别致的针脚从天穹黑幕密密匝匝地排列倾斜，扑向大地的怀抱，落下一地秋的清涼。校门口，渐渐汇聚起的人流车流被大大小小、五颜六色的花伞遮住，站在一处高地，放眼望去，这些雨中的“莲花”一朵朵盛开，在夜晚灯光点染下，红的没那么艳，绿的不再是耀，黄的也不够浓，她们挤挤挨挨，层层叠叠，漂移

灵动，撑起一道道遮风挡雨的斑斓通道。昏黄的路灯呈扇形辐射，雨撒紧小小的拳头，从伞的脊梁跌落，一滴一滴，滴落着等待的心情。一柄柄花伞，一朵朵莲花，下面流淌的是一片片期盼的目光，顺着雨水流向校门，游进校园。叮铃铃，叮铃铃……下晚自习的铃声打破等待的宁静。像一阵风拂过，雨中的“莲花”开始颤动。第一个冲出校门的孩子，一准是卯足了劲，扑棱棱的小鸟般冲进母亲的花折伞，再抖一抖身上的水珠，叽叽喳喳的，拥着幸福向着回家的路跳跃前行。一个个、一群体、一批批，如潮水般涌出，他们钻进自家的伞里，钻进一个个温暖的家，可

难忘慈母布鞋情

● 宋聚新

现在鞋的品种、样式令人眼花缭乱，但我久久难以忘怀的，还是母亲为我亲手做的那一双双布鞋，那一针一线连起来的温暖。

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我们姐弟四人的鞋都由母亲一人包办。母亲虽谈不上手巧，但对于做鞋还是驾轻就熟，一堆旧布片，经她一双巧手，十天半月地忙碌下来，一双新鞋就做好了。我们姐弟四人穿上母亲做的布鞋，脚上舒服，心中更是感到十分温暖。

母亲做的布鞋，平实朴实，其貌不扬，虽然平常但很耐穿。平时，母亲把家里的旧衣片收集起来，洗净晒干，用细米熬成粥，把衣片均匀地贴在门板上，再在太阳下面晒干，然后按鞋样剪下，几块叠压在一起，用大号缝衣针穿棉线千针万针纳成鞋底，厚厚实实的。鞋帮子是用较结实的叶或灯芯绒布做成，帮沿要滚边，鞋口还有两小块松紧带。一来装饰，二来穿起来有一定的伸缩性，不夹脚。

小时候，穿着母亲做的新鞋，我总爱往人堆里钻，喜欢在同学面前走来走去。在羡慕的神色里，心中泛起一股暖意。有个雪天，我穿着雨鞋到校，随身又带了一双布鞋放在教室换。小孩子玩性大，高兴起来就把换鞋的事给忘记了。等到放学的时候记起来，那双鞋已不知被谁拎走了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农村的孩子根本没穿过现在商店里各式各样的鞋子，我只能穿旧鞋。为了赶做一双新鞋，好几个夜晚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纳鞋底，缝鞋面，经常把手指扎出血来。

等我稍大一点，上五年级了，看见有的同学穿白色的球鞋，觉得脚下的鞋子太土气了甚至赌气把鞋子扯破，哭闹着让母亲买一双。可那时候，姐弟四个，衣服鞋子大的穿小了，小的接着穿，正是：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买双新鞋对我来说是个奢望。农村男孩子整天在泥地里摸爬滚打，几天不洗脚是常有的事。冬天，母亲见我的手脚皴裂了大口子，一把揪住我腮到脸盆边，倒上热水，擦上肥皂，不容分说用劲搓洗手上的黑垢，痛得我扯着嗓子大喊，母亲却并不理会，直至露出白皮来，再涂上雪花膏，第二天，手就变得秀气了，脚再穿上新鞋也觉得暖和多了。

母亲的布鞋伴我度过了艰苦的童年。多少个夜晚，灯光摇曳，母亲把纳鞋底的绳扯得很紧，牢牢地、细细地把所有关爱都纳入了鞋底。但母亲的手却留下了永不会愈合的裂痕。后来，到外地求学，母亲仍要为我做布鞋时，我和父亲、弟弟都一个劲地劝她说：“现在商店里随便就能挑上一双很好看很结实的鞋，价格也不贵，就不要自己做了！”可母亲总是不吱声，仍执意为我做布鞋。以后总是隔不到几个月就为我寄一双布鞋来。我除了穿市面上选购的鞋子以外，就是穿母亲为我做的布鞋，千层底的布鞋踩上去踏实温暖，不捂脚，真的舒适多了。

时光易逝，辛苦一辈子的母亲已老眼昏花，还在为她的儿孙们做布鞋。一针针一线线，里面容纳着千丝万缕的慈母情。母亲啊，您只为了子女着想却常常忽略了您自己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报得了您夜夜挑灯为儿做鞋的深情呢？母亲饱含惦记和祝福的布鞋，让我学会了感恩，学会了珍惜，尽管前方的路有泥泞、有坎坷、有暴雨，可人生的路不会错、不会斜，心中总是洒满春风、阳光、幸福和欢乐。

让它成为一盏灯

● 晴天

有一次，学校特意将家长们邀请进课堂，谛听孩子们的心声：“我长大后”、童年的梦想，澎湃而令人振奋，现场掌声与热血交融。当然，也并不总是高昂的基调，几个蓬头稚子，也会清清爽爽，大声宣扬，长大后要做个公交司机、种庄稼、当清洁工。众人哄堂，似乎没有人愿意当真。

比起千人一口的“要当科学家”，这样的梦想因为能够看得见，反倒多了一份真实。梦想本无贵贱高低，发现生活，留心生活，何尝不是一种才华？

老师压了压教室的笑语，提醒那几个稚童：梦想很好，只是太简单了，为什么不给自己来点挑战呢？比如考虑去做个零违章的公交司机，种种能卖出国的庄稼，当个手快活人人夸的清洁工，怎么样？

几个孩子斩钉截铁地回答：没问题！最好的梦想，并不是一颗星，高悬夜空，人人皆知却遥不可及。不妨让它成为一盏灯，点亮前方，也照亮脚下的路。

强大一点儿做父母

● 雯颖

现在做父母压力挺大的，不说比学赶帮追吧，也差不了太多。打从幼儿园时候，别人家孩子“都学英语了”“都学琴了”开始，这步子就迈开了，你要是一个没跟上，就觉得处处赶不上趟了。

作文补不补，数学思维学不学，英语口语练不练……我身边一个个曾经淡定的妈妈，心里也是坚定地要给孩子快乐童年的，冷不丁一跟别人都跑前面去了，就开始纠结了。

上补习班吧，有悖初心；不上吧，心里不踏实。非得找个同样落后的妈妈一起聊聊这事，才能稍微平复平复。“你那么踏实啊？”作为一直甘于落后的妈妈，我经常被人选中交流。我只能坦诚告知：是因为懒，不想接送孩子，还不想在教室外面傻等。非常合拍的是，我征询孩子意见，孩子也懒，什么班都不想上。我这就算还搞了民主。

其实都在一个环境下，我哪能不知道他们急什么啊，刚上初一那会儿，就有几个妈妈向我汇报，某某已经在校外学完了初二物理，某某已经学完了初三英语。听完是挺受刺激的，自家孩子

跟着学校的进度还净是缺漏呢，人家是什么时候多学了那么多？但是我内心非常坚定，只要孩子跟得上，我们就不报学习班。节省下来的时间我们还要玩呢。

当然，我也不认为补习班都是不好的，而是要看孩子的实际情况。有的孩子某一学科有些弱，确实需要查缺补漏，那么报一个班也是可以。但当我听说有的孩子奥数数班就报了三个，因为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解题思路，这就有点儿夸张了。这样从一开始就在冲刺的状态，家长心累，孩子也累。

同样难受的还有那些内心摇摆不定的妈妈，听了有些父母的快乐教育观，就决定佛系一点儿，别逼孩子；碰上报班达人父母，就开始不安，觉得自己这父母做得不够尽责；听说某个英语班不错，也赶紧报个名。这样左右摇摆的心态，自己纠结，还影响对孩子的期待。

所以为人父母，内心要强一些，不要总用余光瞄着别人，心中有准谱，就不容易摇摆不定，也不容易纠结。只有心态放松，教育才能轻松啊。



旱不死的葱

● 李国国

阳台上的泡沫箱子里，我填满了泥土，想种点什么。

平时忙忙碌碌，一两个月不回家也是常事，我想就种点花草了，茶毒生灵。好好的一片泥土，闲着自然也不妥，每次看过去，心里总觉得少些什么。

小住几天，剩下一些葱还没有吃完，带走又不方便，我忽然想到泡沫箱子，栽种到那里，自然最合适不过了。把葱栽好，浇些水，带着满足的心情，我甚至欣赏了一阵子自己的“杰作”。

暑天，闷热，窗户密封得又好，阳台上的温度高得吓人。闲暇之余，我常常想到阳台上的葱，可工作太忙，又没有事情去办，路途还远，不值得开车过去看看，侍弄一下。就这么过去了一段时间，我想那些葱，一定一命呜呼了。

到县城开会，早去了一会儿，到家里看看，顺便开开窗换换空气，打扫一下卫生。奇迹还是出现了，泡沫箱子里的泥土，干裂得“千沟万壑”，可那一根根葱，裹着枯萎的外皮，里面尚有绿意，依旧有活下去的可能。

刹那间，我变得激动起来，赶快接了一盆水，一股脑儿倒进去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煎熬，所有的花草都会“蹿腿断气”，没想到，那可空见惯的葱，

竟然活了下来。

放假了，一家人搬回来了，隔三差五，泥土都被浇得湿漉漉的。那些葱，也焕发了生机，发出了一根根绿油油的叶子，身子也粗了，没多久，就把整个泡沫箱子撑得严严实实。

我爱吃葱炒鸡蛋，高兴了，就掐些叶子，一会儿就做好了，倒觉得很新鲜。不用担心，掐掉老的叶子，新的叶子还会发出来。

本来，在小住的这段日子，我们可以吃掉这些葱的。可看着这些劫后余生、长势喜人的葱，我真的舍不得，于是即使花钱买葱，也没有处理它们。过了假期，一切恢复如初。临走的时候，我看着这些葱，又将面临厄运，真有些舍不得，尽管明明知道，这些葱还会活下来的。

日子，总是由不得自己，而且还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本来，我的身体好好的，得了一场病之后，即使恢复了很多，还是经常头晕目眩。同病相怜，我想到了葱。很多时候，工作之余，我就抽空到县城家里，浇浇葱，搬个马扎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葱，思考人生。

旱不死的葱，人活着，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不幸，但只要坚持下去，总会迎来生命的转机，即使在困境中，也要充满信心地为生存努力！

在婚姻里吃饭

● 张正

“饭是一根绳，拴住一家人。”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状况，很能反映这家人的幸福指数。这里说的吃饭的状况，当然不是指饭桌上有多少佳肴，而是指一家人是不是一起吃饭，一起愉快地吃饭。

小男小女，两情相悦，结为伉俪，成了少夫少妻；岁月流淌，朝暮厮守，很快又成老夫老妻。婚姻里的日子，时间久了，就像一日三餐一样平淡，就像每餐里的柴米油盐一样寻常。

柴米油盐的日子，要想处理得妥妥帖帖、令夫妻双方都满意，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夫妻之间的吵吵闹闹，往往是从淘米洗菜这些生活琐事开始的；大家庭内部的诸多矛盾，有时也是从一日三餐爆发的。和睦的家庭，夫妻之间有这样的默契：谁做饭，谁洗碗；菜要怎么咸淡，饭要如何软硬；一人在厨房里忙，另一人便会去拖地；即使同在厨房里忙，拣菜、切菜、掌勺、洗锅、准备碗筷，各样小事，也是配合得像大企业里的流水线，绝不会磕磕碰碰、手忙脚乱、大呼小叫。在共同的家务劳动中，三年五载后，一举手、一投足，立马知道对方需要什么。这种生活默契，让爱情快速向亲情转化。

形象一点说，夫妻俩在一起搭伙过日子，一个是锅，一个是铲，一个是油，一个是盐，一个是饭，一个是菜。锅和铲，少了谁都不能炒出一桌香喷喷的饭菜来。油和盐也是如此，搭配合理，五味调和，才能烹制出美味。

夫妻过日子，是需要合作。也有配合不和谐的时候，铲尖磕在锅底，能磕破锅；油放多了，既腻又浪费；盐搁多了，咸得不能进嘴，还有碍健康；菜多饭少，或饭多菜少，吃得都不自在。这时候，双方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宽容。总是不和谐、不宽容、不愉快，长期这样过日子，夫妻感情融洽、美满相处，难！

一家人能温馨和睦地一起吃饭与婚姻的质量成正比。那些不能白头偕老的夫妻，大概是很少有机会坐在一起吃一顿安静祥和、香香甜甜的饭的。

人人都想婚姻美满，太多道理暂且不说，还是先学着把婚姻里的这顿饭吃好。



帮岳母掰玉米

● 汪志

每年的国庆节，当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旅游的旅游，回老家回老家时，我都会领着妻子到乡下的岳母家掰玉米，收获丰收的喜悦。

岳母他们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一直舍不得离开那几亩玉米地。我和妻子不止一次地叫他们二老来城里居住，将那几亩地转出去。岳母却给我们讲起了“大道理”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农民不种地吃啥？岳母他们都是快80岁高龄的人了，能活这么大岁数，身体还这么硬朗，关键是劳动的结果。岳母说，你们城里的老人不是每天都锻炼吗，咱农村老人耕地劳作也是锻炼身体呀。

记得又一次，玉米采摘期恰巧就在国庆节长假那天。采摘早了，种子还没有完全成熟；采摘迟了，玉米籽粒就会太干，不利于交售。一些玉米种植大户纷纷雇“短工”加紧采摘。岳母家虽只有几亩地，但由于年纪大了，采摘速度还是有些慢，每一年的国庆节长假，我们的到来都让老人很高兴。

来到玉米地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。左边掰一个，右边掰一个，不一会儿，就将手中的袋子装满了。虽是秋日，天气不那么炎热了，但站在高大且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，不一会儿，满头全是汗水。很快，全身几乎湿透了。为了早日使玉米颗粒归仓，翌日一大早，我们就钻进玉米地，直干到日上三竿。中午扒拉几口饭，喝几口水，躲过中午毒辣的阳光，再继续我们的劳作。

掰下来的玉米棒装满了架子车，我在前面拉着，妻子在后面推，送到不远处的种子公司临时收购点。七、八天长假，金黄色的玉米棒装了一车又一车，岳父母他们黑瘦的脸上挂满了笑容。这是丰收的笑容，这是辛勤耕耘的笑容……

一个玉米地里的国庆节，全家人的脸黑了、手破了，而且浑身酸痛，但心里的感觉比蜜还甜。

